

青年創作叢書



想不到的事

李敬信著

新文藝出版社

青年創作叢書

想不到的事

李敬信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AA561.7

內 容 提 要

这里共收七个短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和歌颂了当前農業社会主义改造時期中，農村里所涌现出來的新人新事和新生活。描寫他們社会主义覺悟的逐步提高和新的道德品質的日益成長。其中“老兩口”是寫一对老夫妻入社如家的故事。“第二次相逢”描寫一个新型農民——高小畢業生的成長。“說說心里話”通过一个積極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被排挤出社的貧農的遭遇，尖銳地批判了農業合作化运动中不依靠貧農办社的右傾錯誤思想。“山中狩獵”描寫一个对入社問題尚在猶豫不定的下中農高大个(獵民)，在打獵的实际生活中，親眼看到農業社的优越性而積極要求入社。“喜鵲嶺上”、“舊曆年前”兩篇，是寫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農業社社員，在緊要關頭，如何犧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來愛護社的公共財產。“想不到的事”描寫一个尚有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的社員，如何在集体的關懷、教育下面樹立起集体主义的思想。

想 不 到 的 事

李 敬 信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82

開本 787×1032 1/32 印張 2 3/8 字數 47,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0 定價(6) 0.20 元

“青年創作叢書”編輯例言

- 一、“青年創作叢書”的編輯和出版，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
- 二、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尽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青年創作叢書”。
- 三、“青年創作叢書”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和散文、報告、詩歌、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
- 四、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作家、作家協會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多多投寄稿件，多多推薦作品，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

統一書號：10078·982*

定價：二角

目 次

老兩口.....	1
第二次相逢.....	10
說說心里話.....	18
山中狩獵.....	31
喜鵲嶺上.....	37
舊曆年前.....	43
想不到的事.....	53
后記.....	71

老 兩 口

早飯后，刘大奶拿起瓢去喂猪，看見猪食缸里的食水已經到底了。兩個小猪餓的直叫喚，刘大奶一聽見，心里就像刀攪似的疼起來。老头子天天吃完飯擦下筷子就往社里走，家里的事問都不問一声，家里养的小猪好像和他沒關係似的。刘大奶气的嘴里直嘟念。

老刘头是新生活農業社的喂猪員。他年已六十開外，一輩子生了一个兒子，在伪滿時，給地主家扛大活累吐血死了；三个姑娘也早就出嫁了，現在家里只有他們老兩口相依为命。因为他年紀大了，所以農業社根据人尽其才的原則，把飼养猪的責任交給了他。那天，他樂的整天沒閉嘴，覺得農業社的人呀，牲口呀，無論什么东西都仿佛比平日更親近更可愛了似的。从這時起，他就对猪產生了最親密的感情。

今年春節，他們老兩口到三个姑娘家去串門，按往年的習慣，他們在一个姑娘家頂少要住六、七天，从三个姑娘家回來，差不多也得一个月。但今年，老刘头僅向社主任請了三天假，可是，他一心惦念着他那一羣猪，在大姑娘家只住了一天就跑

回社來。結果，惹得刘大奶和大姑娘一連几天都不高興。

農業社頭一年成立，飼料少，夏天他就背個麻袋到山上拔酸姜搗榛柴葉回來悶在大缸里，給豬作飼料。這樣，不出五個月的工夫，他就把一羣小豬喂大了。它們個個皮毛發亮，渾身滾圓，活像個肉碾子似的。老劉頭走到那，身後都跟着一羣豬，誰看見這羣豬，首先都要誇獎老劉頭幾句。日久天長，人們就開玩笑的把老劉頭叫作老豬頭了。

老劉頭除了吃三頓飯才回家稍坐一會外，其餘時間，刘大奶就看不見他的影兒。清早，窗紙剛發白他就起來出去撿糞；晚飯後，他一定要到社里去听听讀報，听讀報听上癮了，不去听回家就睡不着覺。這樣一來，他和家的感情，更正確點說和老伴的感情就有些疏遠、淡漠起來。這真使刘大奶感到非常難過和傷心。沒入社前可不是這樣子。那時候，每天晚上，刘大奶總是怀着很大的興趣對老头講講今天母雞下幾個蛋，那個雞下的蛋又大又多，講講大田和菜園子的活計應該怎樣安排。老头呢，也總是兴致勃勃的听着、談着。但現在，老头回家來常常說些她听不大懂的話，她想隨着說几句新式話吧又說不出來，真難壞人了。她再講小雞呀小鴨呀老头也不樂意听了，一來二去兩人談不到一塊，便誰也不吱聲了。每當這種時候，刘大奶的心就像掉在涼水盆里似的感到特別難受。

刘大奶坐在炕上思前想後，真是火不打一處來。

“今天我一定找他算算賬！”她下了最大的決心。

這天，太陽離山還有一竿子多高，老劉頭背着滿滿一麻袋榛柴葉從山上回來，路過家門口時被老伴堵住，小聲的對他說道：

“把这麻袋榛柴叶留家喂猪吧？”

老头看她一眼沒吱声。

“咱家可以喂猪的东西都打扫光了。”刘大奶訴苦道：“你以后天天給家背回一麻袋榛柴叶吧！”

“你不好上山去捋嗎？”

“家里沒人看門呀！母鷄下蛋丟了怎么办？”刘大奶瞪大了眼睛眊着老伴，故意难他。

“現在家家够吃够穿，誰还偷你那點破爛东西！”

“怎么說吧，我也不能把家扔了啊！”刘大奶伸手要把麻袋拿家去，忽然被老头推了一把。

“你要我貪污嗎？我掙社的劳动日，結果給自己家干活呀！”老刘头眼睛瞪的有山雀蛋大。

刘大奶被老头一推，脚跟沒站穩，猛的倒下了。她抬眼望望老头声色俱厲的表情，一股怒火直往上冒：

“你誠心讓猪餓死呀！你这个死老头子現在你有了社就不要家啦。”几个月來積压在她內心里的不滿和悲哀一下子勾上來，她伤心的哭了。

这下子可把老刘头吓傻啦，他根本沒想到老伴能來这一手。

“跌疼了沒有？”他急忙伸手要把刘大奶拉起來，不料，越拉老太太越不起來，哭声一声比一声高。

“你現在心里一點也沒我啦，你个老喪良心的啊……”

老刘头望着滿头白髮的老伴心軟下來。輕声劝道：“快起來吧！叫外人看見多笑話。我也不是故意推你的，还值得生这么大的气。”

刘大奶的哭声稍微低下去，一只手捂在脸上，双肩仍然一抖一抖的抽动着。

“你说我入社忘了家，我怎能忘啊！社里活多，照顾家的時候少一點就是了。你看，咱們門口的大柴禾垛，不入社，就憑咱倆这把老骨头能弄來家嗎？你記得不，从前你到山上、地里一把把摟苞米叶、豆叶、菠蘿樹叶、松樹毛。燒火時，眼睛睜着鍋底一把一把燒，那時候，多难啊！……”

老头这些話，果然打動了老伴的心。刘大奶用手擦掉眼上的泪珠，兩手拍打着屁股上的泥土慢慢的站起來。

“从今天起我尽量早回來些。保証缸里不缺水，鍋底不缺柴。”老头低声安慰着老伴：“不过，猪食的事，还得靠你自己上山去弄，我实在是沒工夫！”

刘大奶一声不响，默默的轉開身走回家去。

老刘头把麻袋扛上肩也向社里走了。

这正是陰曆七月中旬，田野里靜悄悄的。他穿过農業社丰產地的小道時，只見兩旁的莊稼烏黑黑一片，長長的玉米棒子半歪着头，好像对他報告丰收的喜訊似的。他心里甜滋滋的真有說不尽的快樂。他想大喊几声：看哪！这是我們農業社的鉄杆莊稼啊！接着他想起了猪，自己用整个精力飼养的一羣猪，猪也不差呀！近兩三天來三个母猪先后的不樂意吃食了，猪奶头脹的凸溜溜的，眼看着一窩猪崽快要誕生了。

“这能給社里添一筆多么大的收入啊！”他心里不由的暗暗欢喜，脚步走的更快了。

一股涼嗖嗖的小風迎面吹來，使人感到分外清新涼爽。他索性敞開怀，讓風吹个痛快。他剛走進農業社的大門，門兩旁

豬圈里的母猪和小豬先後的搖着尾巴站起來，對着他“哽哽”的叫喚。他愛聽這種聲音，像一個媽媽聽慣了自己的孩子的叫聲似的。他習慣的對它們看了一眼：“餓了，寶貝！”他要個鬼臉又向前走去。他把麻袋里的棒柴葉倒進大缸後，隨手拿起大瓢，接連舀了幾瓢泔水倒進豬食槽里，一羣豬爭先恐後的搶到豬食槽跟前吃起來。忽然他發現一個白鼻梁的小豬躺在原處一動不動的直喘，他用木竿子觸了它几下，豬仍然不動彈。他一驚，急忙跳進圈里。一邊在豬身上撓癢癢，一邊打它站起來。這時他瞧見豬嘴牙根通紅，豬拱嘴上起了幾個大白泡。他急忙把喂馬的老王頭喊來，兩個人用木棒撬開豬嘴，老劉頭看見豬舌根上起了一片像櫻桃粒大的紅點點。

“哎喲，豬出花了！”他吓了一跳。前年全村的豬因出花而死去的慘景到現在還使他害怕。老王頭拔開圈門，把病豬趕到另一個空圈里。接着他們又一一檢查了三個將要下崽的母猪，幸而在這些豬身上還沒發現病狀。為了避免相互傳染，最好把豬隔離開，但社里沒這麼些圈啊！老王頭道：

“送到附近有空圈的社員家，暫時寄養一下吧！但怎樣喂法呢？”

“那不怕，我往各家挑食去！”老劉頭道，“只要豬不得病，累一點我也心甘情願啊！”

他倆分頭把豬往各社員家送去。

回社時，老劉頭從自家菜園子里刨了些韭菜根，搗碎了，拌上水裝進汽水瓶里，仍請老王頭幫忙給病豬灌下去。韭菜根是發物，能促使花快出來。花出來豬病就好了；花不出來豬就得別死。

这天晚上都掌灯了，老刘头还没回来，可把刘大奶等急了。她后悔白天不该和老头吵嘴，惹他生气。等老头回来并声明已经吃完晚饭时，刘大奶才眉开眼笑的对他讲起最近一些琐碎的事情来。老刘头无心的说了几句话，然后说：今天干活累乏了，身上有些不舒服。便先躺下了。刘大奶满肚子的高兴劲儿立刻打消了一半，也只好坐在老头身旁，默默的陪着他。

老刘头虽然身上很乏，但心中有事，怎么也睡不着。刘大奶真以为他病了，一会儿摸摸头顶，一会儿问问哪疼，又张罗给他拔罐子，又要给他挤脑袋，结果，都被老头婉言拒绝了。事实上刘大奶哪知道老头心中的真正疼处呢！猪病了不吃食了，他还能有心思吃饭吗？还能舒舒服服的睡着觉吗？他有些怕，他怕这羣猪都病了。他知道带崽子母猪假若也出花了，一窝猪崽都得烧掉，那时，自己几个月来花费在猪身上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最近日日夜夜所盼望着的一大羣溜光水滑的小猪崽不就落空了吗？假若猪死了或者是猪病了，自己能对得起全体社员们的托付吗？

这时，他忽然想起他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时刻，就是去年冬在县里开互助合作骨干分子会议时的情景。他胸前戴个红布条条，和各村的劳动模范们，积极分子们齐集在县政府的大礼堂开会，听张县长讲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报告。会议休息时，张县长来到他的跟前，和他紧紧的握着手，亲切的谈着村里羣众的生活情形。那一瞬间，他满眼是泪，差点没掉下来。他问：

“县长，你说的那样的美好生活，我还能赶得上吗？”

張縣長笑了。“老大爺，你會趕得上的。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加把勁，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早一天到來。”

當時他心中多么激動啊！一股血流從腳心直湧到頭頂，他頓時覺得自己年青了十几年，滿身都是勁，心也像長了翅膀似的想高飛起來。會後，他們參觀了造紙廠、絲綢廠、農具廠，那些他從未見過的大機器轉呀轉呀，無數張白紙，無數匹絲綢，飛快的從機器嘴里吐出來。無數台新式農具擺滿了倉庫，多么討人喜歡哪！當參觀的長長行列從街道上走過的時候，有多少雙羨慕的眼光在注視他們，尤其是大家對他——這個鬚髮皆白、精神抖擻的老頭格外注意。……

“舊社會時，我也來過這個縣城、這條街上呀，那時，誰會瞞我一眼呢！像陣風似的刮來了又吹走了。”他想着想着，忽然又想起了豬。

“豬……想辦法……救活……”他腦子不好使了，睡了過去。

夏夜是多么短哪！天放亮了。劉大奶起來煮飯，一下子沒小心碰醒了老劉頭。他覺得剛剛才眨了一個眼兒，睜眼一看窗紙已經發白，他忙不迭的起來，挑了兩担水，飯也沒吃就到社里去了。

豬，又病了一個。這下子不但老劉頭一人着急，全社人都都着了忙。如果豬有個好歹，社的損失可就太大了。社主任從供銷社買回來豬瘟散，給每個豬都灌了藥，又吩咐老劉頭到縣畜牧防疫站去請大夫，給好豬打預防針。

劉大奶等老頭回家來吃中飯，天都過午了，人還不回來，她來社里看了好几遍，後來才有人告訴她豬要出花，老劉頭到

城里請大夫去了。

“噢，怪不得，他這兩天回家來老是愁眉不展的，原來為這事啊！”她也暗暗替老头着急、担心起來。她怕老头把身体愁坏了；又怕猪若真都死了，这不是社員們的損失嗎，其中也有我一份啊！這時，她猛然想起：从前給地主家煮飯時，地主的猪要出花了都給鷄湯喝。鷄湯是最好的發物，能催花早出。

她回到家忍痛的抓住了一只她叫作秃尾巴的老母鷄，用手顛了顛，足有四、五斤重。虽然这些鷄都正在下蛋，但为了治好猪的病，也只好不管了。她自己不敢殺呀，特意送到鄰院求張二嫂給殺了，剝成小塊。等她把鷄肉放到鍋里的時候，她心疼的掉下几滴眼泪。家里一共养七只母鷄，个个能下蛋，那不是下蛋是下錢哪！家里的油鹽醬醋、針头綫腦，哪一样不是靠鷄蛋賣錢買的呢！

三个鐘头后，她捧着一小桶香噴噴的鷄湯送到社里。人人都被她这种愛社的行为感動了。

老刘头和畜牧防疫站人員从城回來已經是下半夜了。当晚宿在刘大奶家。第二天防疫站人員給每一个沒患病的猪注射了預防藥針，又詳尽的告訴了猪圈里的消毒方法，就回縣了。

当天午后，兩個病猪的肚皮上和脊梁骨上出滿了豆粒大的紅點點，花出來了，猪身上開始退熱了。老刘头知道危險已過，長長的吁口气，放心了。滿臉的愁容一陣烟似的飄走。

社主任給老刘头送來鷄錢，他楞了。主任對他講了事情的經過，他才恍然大悟。他簡直被老伴这种突然的舉動感到不安起來。她是多么了解我呀！會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幫助我，

而我近來對她却沒能很好的照顧，我真……真對不住她呀！

晚上，他比哪天回家都早一些，他那滿心高興的樣子，劉大奶一眼就看出來了：

“豬好些了吧？”劉大奶非常關心的問。

“嗯。開始吃食了。”老劉頭樂顫顫的點着頭。順手從兜里掏出兩張人民幣。“給你！這是社主任給的雞錢。”

劉大奶埋怨道：

“誰叫你要錢了？我也不是為了錢才殺雞呀！”

“我不要，社里硬給的嘛！”

老劉頭心里多快活呀！老伴到底跟上來了。那天晚上，老頭說了那么多從縣里開會聽來和听讀報時所知道的關於農業社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話。劉大奶雖然有些地方還听不懂，但卻听得很有味道。并要求老頭今後常對她講講。直到雞叫頭遍了，他們才閉上眼。

十天以後，三個母豬先後的生下了三十二個虎頭虎腦的小豬崽。老劉頭覺得那不是一羣小豬崽，而是一羣小胖孩。他高興的張開雙臂把它們舉起來。

第二次相逢

这是我第二次到秋千嶺村來了。从官家站下火車后，跨过冰雪封凍的灤河，逕直的奔向村里。不巧，到党支書家，他不在；到農業社，社里也沒人。一打听才知道全社男勞動力都上山打柴去了，到晚間才能回來。我想了想又抹轉身來到我去年住的房东家。我剛走進大門，隨便喊了一聲，突然一只長毛狗从大門后猛的竄出來，咧嘴呲牙用鼻子哼哼。我看它要咬我，就連連喊了兩聲：“大黃！”它終於認識了我，馴順了，用鼻子嗅嗅我的鞋尖，搖晃起尾巴來。一个有皺紋的臉在玻璃窗上睜着，我知道女主人在家。這時上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佟大娘滿臉喜笑的迎出來，把我讓進屋里。炕上鋪着一床紅被，干干淨淨可以看出是剛剛洗過、漿過，被面上還插着一根大針。佟大娘要把被卷起來，讓我到炕里坐，我却一屁股坐在窗前的板凳上。我好奇的問：

“外面天气还怪冷的，怎么現在拆洗被啊？”

“給世春做的。他要上学去啦。”老太太樂顫顫的說。

“上縣里念中学嗎？”

“不，到省里去學習。全區只要兩個人！”从老人家的話語里，可以听出她是充滿着多么自豪、喜悅的感情啊！

一輛花轎轎鐵車吱吱嘎嘎的从門前走过。我从窗玻璃上一眼看出是佟世春赶車，我急忙站起來冲出門去。

“世春！”我大声的喊。

車停住了。一个穿着一身半舊的学生服的青年連蹦帶跳的跑過來。

“哎，老李來了。”我們使勁的握着手。忽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扎手，於是我把他手扯住，翻開，才看見他手上裂有七、八条大口子，手掌上磨成血泡的地方起了層層老繭，变成厚厚的一道楞子。

他笑了。我也会心的笑了。

一瞬間，往事像波濤般的在我腦里翻騰起來。記得：去年我來这村正是苞米吐紅纓高粱剛打苞的時候，为了工作方便，需要找家安靜的人家，佟大娘家沒小孩，就住在她家。那時候，佟世春剛从高小畢業，因为沒考上中学，老佟头很生气，爺倆为这事常常吵嘴。

老佟头家好几輩子沒人跨过学校門坎，几輩子都是給地主扛大活。解放后，他才分了房子分了地，几年來就一直参加互助組，去年又加入了農業社，小日子过的像火苗子似的一个勁的往上竄。老倆口就守着这么一个兒子，他們的心願是：把他培养成人——由小学、中学、最好再能上大学，畢業后，在社会上作點事，老人也跟着沾沾光、露露臉。用老佟头的話說就是：豁上砸鍋賣鐵也供兒子念書。不曾想，兒子中学沒考上，他